

富蘭那 Purana 與可蘭徒爲具文；

掀起簾幕，我見到了（神）。」⑤

可想而知，卡比爾要受到印度教徒與回教徒雙方的迫害：婆羅門不喜他對種姓制度的責難——尤其因爲他自身出身之低賤；回教徒則指他破壞和平。

可是他畢竟還能盡其耄耋天年（一四四〇—一五一八），聚集數千弟子，建立一個至今屹然無恙的宗教（卡比爾·蓬斯 Kabir Panths）；但最重要的還是卡比爾爲一個更具影響力的人鋪了路。

註釋

- ① 馬屈偉 Prafhakar Machwe, 「卡比爾 Kabir」, 一九六八年新德里 Sahitya Akademi, 頁十。
- ② 亞徹 Archer, 同書（「塞克教徒 The Sikhs」）, 頁五一。
- ③ 同書, 頁十一。
- ④ 普拉特 James Bissett Pratt, 「印度及其信仰 India and its Faiths」引, 一九一五年波斯頓 Houghton Mifflin Co., 頁一三七。
- ⑤ 泰戈爾譯, 「卡比爾詩百首 One Hundred Poems by Kabir」, 一九一五年倫敦 Macmillan 頁 XLII。

第三節 那那克大師

基督紀元之第十五世紀印度和歐洲都爲強烈的精神和理智之責任感所喚醒①。「在黑暗時期的歐洲與印度之間，其精神狀況有一奇妙的平行現象。在歐洲，多數的宗教著作爲拉丁文，在印度則爲梵文。在兩塊大陸上所有的學問都同樣地掌握在僧侶手中，這自然導致嚴重的弊端。於是一個波瀾壯闊、迴旋蕩漾的改革運動傳遍了這兩個地區。正當路德與喀爾文以基督教中潛藏的錯誤警惕大眾的時候，幾位印度的聖徒也攻擊著僧侶政治、偽善及偶像崇拜，並獲致相當程度的成功，那些領導反迷信十字軍的偉

人中有幾位建立了流傳至今的宗派；信衆最多而又有力量的當數那那克大師所創造的塞克教②。

恰當那位聖徒卡比爾在貝拿勒斯地區致力融合印度教與回教的精華時，那那克於一四七〇年在今巴基斯坦朋遮博 Punjab 北方接近拉賀爾 Lahore 的一個村落中誕生，那時拉賀爾是舊回教在朋遮博的首都，但那那克降生的村落乃印度王所建立，居民多數是印度教徒。因此那那克所自來的世系「絕大多數（若不是全部）是印度教徒。③」

雖然傳統爲那那克之出生附會許多天降的徵祥④，他其實來自一個卑微的種姓，並受與他同時的人一般的教育。在一位畧等於今日的小學的學校裏，他學得印度文 Hindi 及（用以拼寫巴基斯坦的）烏爾都文 Urdu 的阿拉伯及波斯字母。好在一個回教村民——那那克的父執輩，自己沒有孩子——很喜歡他，授以十葉派的教義，因此他早歲就能對回教與印度教寺廟都能有所體驗。事實上，他這時對宗教所流露的興趣之強烈，竟致像害了他與父親間的關係——因爲他常不能完成分內的努力動作，父親拿他當瘋子。不過父親於他（固多）抱怨與責備，却死得早，使這孩子多少還能走他自己要走的路。

那那克對印度教的聖典、穆罕默德的一些「格言」及可蘭經各部份的認識與日俱深；但是也許他的天性、他與印度教聖人及回教苦行者間的關係比他的學歷和他於聖典的濡染更具意義。他生長的環境裏的諸聖者中不僅有回教徒與印度教徒，而且也有拜火教徒、猶太教徒，極可能還有基督教徒。雖然那那克表現非同尋常的虔誠，却過著一種普通的生活，在十四歲或十九歲時結婚⑤。可是到那那克三十來歲時，他和妻子分道揚鑣了；她回娘家（她母親也認爲那那克「瘋」了）而他於她既少愛意，乃辭去養家的收稅員工作而開始他的苦行生涯。不過他也和後來捨棄婚姻的甘地一樣和妻子保持形式上的關係。

一位回教僕人——吟遊詩人馬達那 Mardana 命中註定要成爲那那克的終身伙伴。當他們漫遊全印，而那那克對環繞著他的人

唱著神啟的詩歌時，馬達那就以他那像吉他的樂器瑞伯克 *Rebeck* 伴奏。他們在一起入定、討論、佈教、作讚美詩，又到處旅遊；由此而在貝拿勒斯遇到卡比爾而受其影響並非全無可能。傳統以爲，那那克在將近三十時確曾碰到比他大了不小年紀的卡比爾。

那那克行年五十，開始他佈教生涯中的最後階段，那是他定中見神以後的一種反響，神許諾這位聖人的恩典，願意助他成功，並賜以琼漿一杯以爲象徵。在這一經驗中，那那克聽到「眞名」之聲，得知他將成爲「眞名 *Sat Nam*」的上師。他宣揚一種簡單而有效的解脫之道，即反復念誦神的名字。願意遵循此法的行者——塞克教徒——可以從可怖的輪迴之輪中解脫。

那那克在一個時期內聚集了一小群印度宗教傳統中非正式的弟子。除了馬達那、拉那 *Lahna* 之外，還包括：「一位簡樸、誠摯的人，名叫安格德 *Angad*；他在那那克死後成了塞克教運動領袖⑥；」*巴拉 Bala*，他是一位新迪哲特⑦；禪德先生 *Sri Chand*，他是那那克的兒子，那那克先會漫遊二十年；有這些徒家伴隨，他在宣揚「眞名」的使命感的驅策下，又費了二十年左右的光陰雲遊，死而後已。我們不知道他是否眞正有心建立一個新宗教，或設定一部新聖典。但是至少可以確定在他有生之年，他未嘗置意於此，因爲他每在一個村落唱過讚美詩兼佈教之後，都不曾有留下任何徒家，組織或廟宇之想。然而他畢竟做了件事以確保塞克教之延續，即在一大群徒家面前把教權傳給安格德。他在彌留之際，稱神之名道：「禮敬神，願他的光和安格德的光合而爲一⑧。」

傳統說，當蓋著他的被單在次晨移去時，其下什麼也見不到。這使得先一天發生的爭論驟然停止！那那克的印度教徒家要把屍體火葬，而他的回教徒家則想把他的屍體土葬。隨後塞克教徒在附近建了一座祠堂，而回教徒立起一座墳墓；但是兩者不久都被河水冲刷無踪。馬老力夫道：「也許上蒼想由此免去人們對這

位上師最後安息處的偶像崇拜⑨。」

註釋

- ① 馬考力夫，同書（「塞克教 *The Sikh Religion*」），卷一第一章。
- ② 馬老力夫，同書，頁 xi
- ③ 亞徹，「塞克教徒」，頁六五。
- ④ 其後塞克教徒在期待十葉派的回教「領袖 *Imam*」及印度教的「化身 *avatar*」時，看到那那克來臨的種種朕兆。有關的傳說包括「主」在那那克誕生時降臨；人們在他母親雙親的家門口聽到「不擊」（譯按：類如「孤掌」）；嬰兒之聲乃智者之聲——他的笑聲中透露著智慧；六位苦行者，九位拉特 *raths*，五十二位伯爾 *bers*，六十四位瑜伽行者 *yoginis*，八十四位悉地 *Siddhs* 及三億三千萬提婆（*devas*，神）全在他生時證明他是來拯救世界的大聖人。參看亞徹，同書六七至六八。
- ⑤ 「婚姻在印度決不祇是某一天中的一個事件；它始於文定而終於合誓。」亞徹，同書，頁七一。
- ⑥ 亞徹，同書，頁七六。
- ⑦ 回教民族（新迪 *Sindhs*）之一，住於朋遮博之哲特 *Jat*。
- ⑧ 馬考力夫，同書，卷一，頁一九〇。
- ⑨ 同書，頁一九一。

（未完）

代郵

無我人、姚永昌居士：

請即函示通訊地址，以便寄奉收據。

編輯室 啓